

中華大典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清總部 /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6

ISBN 978-7-5325-8447-5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百科全書—中國②中國歷史—編年史—清代 IV. ①Z227②K249. 04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081943 號

ISBN 978-7-5325-8447-5



中華大典·歷史典·編年分典

清總部

編纂:

《中華大典》工作委員會
《中華大典》編纂委員會

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二七二號 郵政編碼 20001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om

印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有限公司

發行: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開本: 七八七×一〇九二毫米 十六開

印張: 一〇八·五 字數: 三五六〇千字

二〇一七年六月第一版 二〇一七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325-8447-5 / K · 2324

定價(全二冊): 八二〇圓

清文宗部(起公元一八五〇年,迄公元一八六一年)

《東華續錄》咸豐一 文宗顯皇帝,宣宗第四子也。母孝全成皇后鈕祜祿

氏,原任乾清門二等侍衛、世襲二等男、追封承恩公頤齡之女。淑慎安貞仁慈恭儉。事宣宗成皇帝恪實內治,懋著坤儀。以道光十一年辛卯六月初九日丑時,誕上於御園之湛靜齋,後更爲基福堂是也。上生有聖德,神志內充,發音鏗洪,舉步嶽重。十四年甲午三月,宣宗成皇帝恭謁昌陵,隨侍行禮。御製詩曰:「初攜幼子祈慈佑」並識語云:「祥呈姬媿,福衍孫枝,慈佑無疆,欣感曷其有極蓋。」恩勤鞠育,隱然以祖武克繩,默祈詒翼,天章流播,已可知聖心之所屬焉。六齡就傅,受書於洗馬杜受田。聰明天資,學問日新,經史淹通,聖藻炳蔚。履信書屋詩文積有卷帙,雖宸脩念典,不尚詞章,而春苑行蒐,則歌賡吉日,靈壇展祀,則句詠同雲,援筆成吟,胥垂則。陳經偶暇,練藝習勞,常製槍法二十八勢,曰「棟華協力」,刀法十八勢,曰「寶鏢宣威」,皆宣宗賜名。上在潛邸,時與恭親王奕訢所講肄者,博慈顏之愉悅,勗同氣以匡襄,惟孝惟友,乃武乃文,非甚盛德,其孰能與於斯?二十年庚子正月,當孝全成皇后大事,悲深罔極,擗踊哀傷。宣宗俯鑒肫誠,每值忌辰周年,必躬躬親行禮,用展孝思。上孺慕銜悲,屢形章什,二十餘年如一日焉。十六年丙午六月十六日,宣宗遵密建家法,親書上名,緘置祕函,豫立儲貳。越戊申,祈穀大祀,特命恭代行禮。由是北郊禮神則代陳琮幣,東陵敷土則代謁橋山,以至太廟薦新,奉先展拜,寅承主祀,聖眷有加隆矣。

道光三〇年(庚戌,一八五〇)

《文宗實錄》卷二 正月己未,上即皇帝位於太和殿。【略】
天下。【略】以明年爲咸豐元年。

庚申,大學士九卿等,恭擬上大行皇帝尊諡徽稱曰「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

清總部・綜述・清文宗部

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成皇帝」,廟號曰宣宗。【略】上宣諭曰【略】謹據所奏,恭上尊諡廟號。所有應行典禮,該部敬稽成例以聞。

《文宗實錄》卷三 二月戊辰,添派都察院左都御史柏葰、內務府大臣基溥恭辦昌西陵工程。

辛未,諭內閣:朕仰承皇考付託之重,兢兢圖治,深恐幾務紛繁,措置未能悉當。敬念列聖御極以後,俱頒詔旨求言。蓋一人之聰明智慮,或有未周,必公聽並觀,而後上下之情通,措施可期於允協。矧朕德薄,何敢不虛衷延納,博採讜言?特此通行曉諭,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責者,於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據實直陳,封章密奏。俾庶務不至失理,而民隱得以上聞。諸臣務須虛公詳慎,毋徇私。凡有裨於官方吏治,國計民生者,各抒所見,切實論奏,以副朕集思廣益之至意。

癸酉,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奉安山陵,例由禮部奏派大臣官員前往守護。恭查道光二十八年,欽奉上諭,此例著永遠停止。交軍機大臣,敬謹存記。著傳知禮部恪遵辦理。

又諭:本日據裕泰馳奏,查探逆匪竄赴廣西,裹脅漸多,現派官兵分投迎勦,又據鄭祖琛馳奏,湖南匪徒竄入粵境,現在籌辦情形各一摺。並據鄭祖琛片奏,咨會湖南、貴州分投截勦等語。此次湖南匪徒滋事,先經竄入廣西,經該省官兵擊退竄回。若使湖南兵勇得力,何至復由城步翻山竄至龍勝一帶?因思該匪等如此竄擾,實由湖南省文武各官圍捕不密所致。目下匪黨益肆兇殘,湖南員弁尚皆觀望不前。而粵省文武乃能不分畛域,越境窮追,以致瑪隆阿奮勇捐軀。湖南各官捫心自問,其能靦顏無愧乎?現在該匪等四路奔竄,該處山徑叢雜,若非各省協力兜拏,必至乘間逃逸。裕泰接奉此旨,務當激發天良,會同鄭祖琛督飭兵弁,激勵紳勇,解散脅從,併力夾攻。其龍勝一帶,現無提鎮大員,著廣西提督閔正鳳即日馳往,以期堵勦得力。至湖南之長安堡等處,可通懷遠之沙宜,並通貴州永從等處,該匪已欲覓路逃往,尤不可不嚴爲防堵。並著喬用遷遵委員弁,在於界連湖南地方,督率兵勇認真堵截,斷不可令其竄逸。本日已有旨,將向榮調補湖南提督,計日可到。至永州鎮一缺,裕泰即於孫應照、谷韞燦二員內揀選奏請補用。裕泰統轄兩省,當此防勦失機,匪蹤日肆之時,若再不奮力殲擒,致使蔓延爲害,該督其何顏以對鄰封文武及兩省士民耶?鄭祖琛、喬用

遷均久任封圻，目擊鄉匪衝突，亦必憤切同仇，協勦不遺餘力，無俟朕諄諄告誡爲也。

丙子，諭內閣：爲政以得人爲首務。我朝列聖御極建元，均於三年大比之外，特開鄉會恩科，廣羅俊彥。今朕繼承大統，宜遵成式，嘉會士林。著於咸豐元年舉行鄉試恩科，二年舉行會試恩科，用副朕作育賢才至意。

《文宗實錄》卷四 己卯，賞工部尚書杜受田太子太傅銜，其父前任禮部侍郎鄂御書扁額曰「達尊錫類」。

癸未，恭修宣宗成皇帝《實錄》，命大學士穆彰阿爲監修總裁官，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祁寯藻、吏部尚書文慶、戶部尚書賽尚阿、工部尚書杜受田爲總裁官，戶部左侍郎阿靈阿、李芝昌、右侍郎福濟、兵部左侍郎瑞常、刑部左侍郎周祖培、工部左侍郎翁心存爲副總裁官，賽尚阿兼蒙古副總裁官。

壬辰，諭軍機大臣等：裕泰馳奏，賊匪竄聚黔楚交界，現復添調官兵並分派將領，相機進剿一摺。據稱賊匪大隊屢次衝突，雖經該處兵勇殲擒多名，該逆熟諳山徑，屢從間道逸出，焚搶村市，戕害官兵等語。該匪現已竄聚黔楚交界山內，若不乘機堵剿，致令四出奔突，爲害何可勝言。惟統兵貴專責成，軍餉尤應籌裕。本日已由五百里寄諭調任提督向榮，飭令兼程前赴軍營。並飭徐廣縉等迅即籌撥銀二十萬兩，委員星夜解交軍營，以濟要需。如兵力尚單，應如何添調官兵，著裕泰酌量檄調。總期兵精糧足，一鼓作氣，掃蕩餘氛。且有廣西、貴州追擊堵截，趁此機會，四路進剿，使該逆腹背受敵，自無難聚而殲旃。

《文宗實錄》卷五 三月癸巳，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柏俊爲兵部尚書，以正黃旗滿洲副都統惠豐爲正藍旗漢軍都統。

庚子，以工部尚書杜受田兼署吏部尚書。

癸卯，諭內閣：左副都御史文瑞奏陳四事，朕詳加披閱，所論剴切真摯，深協朕懷。並錄進乾隆元年左都御史孫嘉淦三習一弊疏，其論爲君之道，洵屬切直精深，堪爲聽言臨政之助。

又諭：禮部侍郎曾國藩奏陳用人三策，朕詳加披覽，剴切明辯，切中情事，深堪嘉納。

甲辰，諭內閣：鄭祖琛、閔正鳳馳奏，楚匪竄至粵界，官兵大獲勝仗一摺。此次楚匪竄入三省交界地方，分投滋擾，拒捕戕官。前經裕泰奏獲勝仗，賊膽已落。本日復經鄭祖琛奏報，疊次接仗，大挫賊鋒。官兵紳勇，志切同仇，奮勇爭

先，不遺餘力，所辦甚屬妥協。鄭祖琛、閔正鳳調度有方，均著交部議敘。其餘在事文武員弁，有始終尤爲出力者，酌保數員，候朕施恩，毋許冒濫。

《文宗實錄》卷六 丙辰，以雲南布政使駱秉章爲湖南巡撫。

己未，諭內閣：趙光奏陳時務四條，請亟爲整飭一摺。據奏，吏治日壞，武備不修，緝捕廢弛，虧空累積，均切中時弊。至所稱將帥惟耽安逸，養尊處優，以營卒爲廝役，不事操防以空名冒錢糧，專事肥己。沿海水師率皆畏葸無能等語，尤當痛懲其弊。著各省督撫提鎮按照摺內所陳，認真講求，破除積習，務使吏治蒸蒸日上。

庚申，諭內閣：御史長秀奏，外藩入貢請肅體制，而重懷柔一摺。

《文宗實錄》卷七 四月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內閣侍讀學士董瀛山奏，弭盜詰奸一摺。據稱邪教盜賊在在皆有，而避藏之巧，蔓延之多，惟交界處所爲最。【略】其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安徽、湖北、陝西、四川、江西、廣東、湖南、廣西各水陸交界之區，盜賊公行，此擎彼竄。地方官吏以界址膠轕，巧爲推諉之門。【略】著各省督撫、順天府府尹等，於各教會名目嚴密察訪，將各匪犯餘黨遺孽，掩捕淨盡，從重懲辦，以彰國法而正人心。並隨時嚴飭各道府，督率該管州縣，會同營汛員弁，於交界處所加意偵緝，兩地均任責成。

庚午，諭內閣：太僕寺卿龔文齡奏，請飭部臣實心輔政一摺。國家設官分職，內外相維，部臣疆吏，均有稽查督率之責。乃日久相沿，漸成怠忽。各部堂官或未能督飭司員嚴剔蠹弊，考覈限期。各省督撫於奉到部文後，亦往往以照鈔轉行，自謂了事，甚至受屬員蒙混。無怪利不興而害不除，安能漸收實效？嗣後內外大臣，務須大加振刷，遇事講求。如有司員屬吏怠惰因循者，即隨時甄覈，勿避嫌怨。其有蠹吏藉端索詐，立即拏辦，毋稍迴護。庶幾上以實求，下以實應，大法小廉，吏治蒸蒸日上，朕實有厚望焉。

癸酉，又諭：據戶部嚴復大學士耆英條奏，理財之要，以地丁、鹽課、關稅爲歲入之大端，以兵餉、河工爲歲出之大端。得其弊之所在，認真革除，害去而利自見。著各省督撫、河道總督、鹽政、各關監督，查照該部指出各弊，振刷精神，實力剔除。所有陋規浮費，全應禁革。並將現在如何整頓積弊，辦理之處，據實具奏。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 庚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陸建瀛先後馳奏，嘆酉求遞公文，循案咨送；並該酋不肯守候，欲赴天津各一摺。覽奏均悉。嘆

夷以進城一事，復來曉諭，且動稱欲赴天津，虛聲恫喝，乃其故智，原可置之不理。惟該酋擅遞穆彰阿、耆英咨文，意在以後續請之件，竟不向廣東等省督撫投遞，若非別切曉諭，於妄念初萌之際，示以限制，勢必以無厭之詞，向在京各衙門紛紛呈投，成何事體！中外大臣非派令兼辦夷務，本無外交之義，除敕穆彰阿、耆英，將不能咨覆該夷之處，咨明陸建瀛轉告該酋外，仍著陸建瀛查照穆彰阿等咨文內各種情節，逐層詳加開導，俾該酋恍然於前說之不容堅執，文件之毋得妄投，俯首無詞，挂帆南駛，方為妥善。諒該督必能仰體朕意，動以利害，曉以情理，使之廢然而返也。勉之！慎之！

《文宗實錄》卷八 湖廣總督裕泰奏：拏獲逆匪李沅發案內夥黨李沅字等多名，訊明正法，並續行解到各犯，另行審擬。得旨：嚴行審辦。

乙酉，又諭：升任內閣侍讀學士董瀛山奏請嚴定交界協緝章程，降旨飭吏部妥議。茲據覆奏各條，緝捕處分，本已嚴密，例文亦屬詳明，自無庸另議添設。惟所奏兩地均任責成，其中界分輕重，易啟互相推諉之漸，恐致緝捕不力，亟應申禁。嗣後各該督撫，務飭各州縣於交界處所，嚴行巡緝，毋使疏防盜劫。

《文宗實錄》卷九 五月壬辰，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據訥爾經額兩次奏稱，四月十九日有暎夷火輪船一隻，駛至天津。有夷目駕杉板船進口，求遞公文。自仍係前此所遞各書。已諭令訥爾經額接收馳奏，仍曉諭該酋速回粵東，照舊貿易。該夷初到天津，頗形桀驁。數日來風色不利，未見舉動，或因開導明白，大船不能駛入，無所施其伎倆。惟查從前者英約以二年後入城，原係屆時察看民情之意。迫民情不願，既已罷議，何以仍復曉曉？若粵東商民聞之，仍如上年各停貿易，於該夷又有何益？咬咬等現在上海，該督當以情理利害，剴切開導，令其回帆向粵，照常通商，是為至要。至江海各口及澎湖等處，應如何設備，以防不虞，久已議立章程，行所無事。該督身膺疆寄，諒必不動聲色，嚴密巡防，無待朕之諄囑也。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一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經大學士潘世恩等先後保奏，已有旨令劉韻珂等，查明該員是否在籍？能否來京？該督等務即傳旨，敕令該員迅速北上，聽候簡用，毋稍延緩。如病體實未復元，諭令上緊調理，一俟痊癒，即行來京。

《文宗實錄》卷九 丁酉，又諭：據裕泰、鄭祖琛、向榮由六百里馳奏，生擒首逆，殲除匪黨，地方一律肅清一摺。覽奏欣慰。此皆仰荷皇考在天之靈，俾首

逆速就擒獲，黔庶得以稍安，思及此，敬感交綮。至湖南逆匪李沅發本係山野莠民，烏合小醜。自上年冬間結會糾黨，戕官踞城，竄擾三省，蔓延愈甚。迨裕泰親往督剿，數月之久，竟未肅事。日盼捷音，何能稍釋。茲據裕泰等奏稱，該匪自屢次潰敗之後，東奔西突。經該督等設計，誘至金峯嶺山內，該逆仍復抵死抗拒。該督等復督率將弁，一鼓作氣，距踊登山，統計殲斃二百餘人，生擒大小頭目羅發爵等五十八名，滾巖跌斃者不計其數。首逆李沅發帶傷由後山滾落崖澗，當被鄉勇生擒縛獻，檣槍頓殛，地方一律肅清。裕泰接手辦理軍務，雖不免遲延，然首逆就擒，斬獲甚夥，著免其處分。三省所調官兵，均即裁撤歸伍。仍飭摺捕零匪，勿留餘孽。裕泰著妥辦善後事宜，不可只顧目前，因循草率。兇暴雖除而良善未安，該督必當體朕之心，為久安之計。已革巡撫馮德馨、道員楊炳堃提督英後、總兵雙德等失誤事機，奏報不實，仍著裕泰遵奉前諭，查明根由，分別文武失事輕重，定擬具奏。不准因業已報捷，稍為開脫，自干重咎。所有傷亡官兵弁勇，應行給予卹典之處，著裕泰查明分別題咨，照例辦理。該省失察之文武官員，本應議處，姑念首惡就擒，均著加恩寬免。

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廣西會匪猖獗，請飭嚴辦一摺。廣西向多會匪，近因楚匪竄入境內，各府匪徒乘間四起，地方官不能兼顧，以致蔓延為患。【略】現在楚匪已經剿平，該撫鄭祖琛當督率文武員弁奮力嚴拏，分路掩捕，不得任其裹脅勾結，坐使滋蔓難圖。

《文宗實錄》卷一〇 庚戌，調工部尚書杜受田為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孫瑞珍為工部尚書，以署禮部左侍郎何汝霖為禮部尚書。

辛亥，改山東登州鎮為水師，兼轄陸路。

壬子，以陝甘總督琦善兼署青海辦事大臣。

己未，諭內閣：御史麟光奏，整頓學務一摺。國家建立官學，原以教養宗支及八旗子弟，自應循名責實，無令曠功。據稱，近日各學勤學者少，僅止按時呈交月課，多不入學，殊非認真教督之道。嗣後著管學王大臣，嚴飭各該學正副管、助教、教習等，督率諸生，勤加講課，以整學規，毋任虛糜廩廩也。

《文宗實錄》卷一一 六月癸亥，諭軍機大臣等：據陸建瀛、傅繩勛馳奏，【略】夷目麥華陀於五月十六日由天津駛回上海，經蘇松太道等開導，現已情願回粵，定於五月二十七八日起碇等語。是該夷徒勞往返，其技已窮。惟夷性叵測，難保其不竄赴沿海各岸遊突。著該將軍督撫等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隨時

偵探，加意防守，不可稍涉張皇。如遇該夷船駛近口岸，仍當妥為曉諭，勸令迅速回粵，不得違約恣行。設該夷因船隻未齊，啟程遲緩，陸建瀛等尤當飭屬嚴防。該督現在前赴江陰一帶，距海口甚近，務期隨時察看情形，妥為防制，毋稍疏虞。該夷起碇出洋，即行奏報。並著徐廣縉、葉名琛於該夷船回粵後，具摺奏聞，仍遵前旨，持以鎮靜，俾其安心貿易，不致更萌妄念，是為至要。

命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祁寓藻為大學士，刑部尚書杜受田協辦大學士，調工部尚書孫瑞珍為戶部尚書，以都察院左都御史王廣蔭為工部尚書。

戊辰，諭內閣：刑部奏，覈議御史徐文鈞條陳恤刑事宜一摺。州縣為親民之官，自理詞訟，必當隨到隨審，使民間是非曲直，判決無遺。乃近來疲玩成風，率置民事於不問，懸案不結者日多，守候羈押者因之日衆。甚至有私息巨案，抑勒誹盜等情，殊屬有乖吏治，亟應申明禁令，以肅刑章。著各直省督撫嚴飭所屬，遵照例定期限，迅為審理。務令案無留牘，庭無滯囚。如查有藉詞展緩，任意稽延，隨時參劾，毋稍姑息為也。

庚午，吏部以大學士祁寓藻應定何殿閣請。得旨：卓秉恬著為武英殿大學士，祁寓藻著為體仁閣大學士。

《文宗實錄》卷一一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兩廣盜匪充斥一摺。據稱近日盜匪之多，莫如兩廣。一曰擄人勒贖，一曰分界打單，始於順德、新會，漸及番禺、東莞、廉州之欽州、靈山、廣西之橫州等處，皆有著名巨盜，夥衆搶掠等語。盜賊擾害閭閻，殊堪痛恨。似此猖狂無狀，若非大加懲創，尚復成何事體？著徐廣縉、葉名琛、鄭祖琛按照摺內所指各情，迅速派委員弁，分路緝拏，合力圍捕，悉數殲擒，毋任一名漏網，以衛居民而安行旅。至所稱各鄉村團練壯勇，隨同官兵協捕之處，並著該督撫悉心籌議，實力辦理，勿致養癰貽患。

壬午，以禮部尚書惠豐署吏部尚書，兼署鑲白旗滿洲都統。

甲申，諭內閣：御史端昌奏，舉劾覈實一摺。督撫薦舉甄別，原以激勵人材，必須將舉劾各員實在事蹟，詳細臚陳，方足以昭懲勸。嗣後著各直省督撫於大計舉劾，及平時豫保，並參劾之員，務將該員應舉應劾實蹟詳列具奏，不得以空言塞責，用昭覈實而飭官方。

己丑，御史何冠英奏，閩浙總督劉韻珂前以鹽務倒敝，疏請勸捐運本，改行官運。現在各省捐輸概行停止，未便獨留運本，為閩省官員移東補西之計。應飭該督將勸捐運本，即行停止。【略】即著將該省捐輸運本，奏明停止。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二 七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寄諭直隸總督訥爾經額、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安徽布政使蔣文慶奏，夷務仍宜修備等語。海疆防範，不容少疏，如該藩司所奏：無事之時，沿海各營將備弁兵，於海洋必親習風濤，於礮火必親習點放，於船隻器械火藥必力求堅緻精利，日日訓練講求。而其最要尤在沿海各郡守牧令，平時與紳民講求聯絡，力行團練之法。並稱：各省巡道，似可仿照臺灣定制，凡海疆道府皆得與聞兵事，以期緩急易於措手等語。著各該督撫按照該藩司原奏，各就地方情形，悉心體察，認真籌辦。總期海防嚴密，民氣奮興，無事則相安，有事則相衛，先聲可奪，衆志成城，方為克盡厥職。其各該省如何酌覈妥辦，與道府與聞兵事果否可行之處，著一併籌議具奏。原片均（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錄》卷一三 癸巳，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咬西北行，早與各夷商熟籌密計，僉稱廣東官民一氣，衆志成城，上年甫經照會，不復辯論。此事勢難反覆，何必再申前說，互相推諉，不作主意？而咬西總以該國既有來文，若不能投遞，恐無顏以對巴酋，是以不得已必須遣人赴津投文，伊專在上海候信，方見盡心盡力。現在來文既由江蘇轉奏，又專人赴津，復求呈遞。且業經大學士穆彰阿、耆英移咨兩江督臣陸建瀛，據理傳知，可見勢有難行，並非彼之不辦，該酋儘可卸責，似不至鋌而走險。況該夷從前屢次稱兵，全賴衆夷商簽費。今夷商既不附和，即有妄念，亦恐力有未逮。且粵省新茶雲集，將次開盤，正貿易興旺之時，各國商人皆出資本，誰肯以必不可行之事，再至停貿虧貲，甘蹈覆轍？總之間諍雖已常通，而防維不可不豫。上年籌備舊規，一切具在，不至臨事周章。得旨：仍遵前旨，妥為控馭。俟夷船回粵後，密查情形，隨時具奏。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駱秉章奏【略】廣東英德一帶賊匪聚集多人，戕官滋擾，並有欲往湖南之語。湖南之永州、郴州、桂陽等府州所屬，多與廣東、廣西連界。該匪等一經粵省官兵兜捕，勢必竄入楚境。況現在該匪踞住之里松墟市，即距江華縣濠界卡所，僅止五十餘里，堵截尤關喫緊。該撫務即督飭鎮道管帶兵勇，於毗連各要隘處所，嚴密堵禦，加意巡防。並飭各屬士民互相保衛，遇有賊匪竄入，立即兜拏解究。總期官民聯絡，防守森嚴，俾匪徒無隙可乘，方免蔓延貽患。

《文宗實錄》卷一四 乙卯，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嘆夷租賃城內房屋，現經設法籌辦等語。嘆夷欲往福建省城之神光寺，候官縣知縣遽將租

約用印，士民疊次呈控，並公給該夷書信勸阻等情。前有人奏及此事，已降旨令劉韻珂等妥為曉諭矣。總之通商定約原期民夷兩安，若辦理稍有偏倚，必致激成事端。惟當恪守成約，不惟城內房屋未便聽其居住，即城外租賃地方亦須查照成約，妥為安置。儻成約之外，稍為遷就，不獨民心不服，即夷商亦有後患。該督等仍應密之又密，慎益加慎，勿存畏葸，勿涉張皇，務使夷費不生，民心共順，方為久遠之計。地方官查有辦理不善之處，即遵前旨嚴行參辦，勿稍迴護。至所稱該夷欲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一節，該督等以不應違約，正詞拒絕，自是正辦。仍當密飭文武加意防備，切勿稍存大意，致有疏虞。將此諭令知之。

丙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劉韻珂、徐繼畬奏，嘆夷欲往臺灣採煤一節，已寄諭於拒止之後，加意防備矣。本日據徐廣縉、葉名琛奏，探得夷酋咬咬回香港後，連日在港與商人私議，福建港口虧折甚多，思換臺灣作為港口等語。此說雖出自新聞紙，為其生心設計之端，然與採煤之詞相合，其陰謀覬覦，必非無因。臺灣為懸海要區，民番雜處，平時尚易生事，豈容奸夷到彼，借貿易為窺伺？現已密飭徐廣縉等靜俟其間，先折其萌。惟恐其侈心不肯中止，勢必向臺灣附近洋面尋釁，不可不豫為之防。著劉韻珂等密諭臺灣鎮道，督率文武，嚴密防備。於從前夷船撞遇礁石之處，加意布置，勿存畏怯，亦毋得張皇。如該夷目有求換港口文書，即答以成約內通商五口，本無臺灣地方，斷難允准。該督等仍一面飛咨粵省，正詞駁斥，絕其妄念，慎勿稍涉游移，致貽後患，是為至要。

調兵部尚書柏後為吏部尚書，以前任成都將軍裕誠為兵部尚書，以戶部尚書賽尚阿為步軍統領。

戊午，諭軍機大臣等：前有人奏，嘆夷突欲借住福建省城神光寺，該縣遽於租約用印，並有帶兵護送入寺之說。復據劉韻珂、徐繼畬奏稱，現經設法籌辦。均經先後降旨，飭令該督撫加意防備，慎密辦理矣。本日又有人奏，官紳意見不合一摺。並鈔錄往來信函，及該夷揭帖呈覽。該夷詭譎性成，固當示以鎮靜。然過於遷就，必失民心。馭外之道，莫先安內，但不可稍露偏袒之意，致該夷轉有所藉口。該督閱伍，計將竣事，著即迅速回省，與該撫遵照前旨，妥密籌商。總宜恪守成約，凡該夷稍有違約之處，即當嚴詞拒絕，俾該夷感而知畏，不致遂生嫌隙。至民氣民情，尤須固結。閩粵之民皆吾赤子，該督撫身任海疆，若民意稍有不安，即係爾等辦理不善。務當曲體朕意，妥為控馭，平心開導，毋得苟且目前，致貽後患。侯官縣知縣與廉於該夷賃住房屋何以不稟上司，遽將租約率

爾用印，與成約不符，致令民夷兩相爭執，著即查明嚴行參辦，毋稍回護。

《文宗實錄》卷一五 八月壬戌，又諭：前據給事中黃兆麟、候補四品京堂李莼先後奏稱，廣西盜匪充斥，疊經降旨，交該撫嚴密懲辦。茲據鄭祖琛覆奏查明，原奏各案獲犯究辦，並疊次擒獲首夥要犯多名，現在督飭文武各員分投擊辦情形各一摺。比年廣西盜風日熾，雖屢經懲辦，而匪徒仍復結夥肆行，此輩彼竄，若不大加懲創，何以戢奸暴而衛民生？該撫請責成各道府、會營分投嚴拏各章程，均著照所請行。該撫仍當會同提督，嚴飭鎮道等，督率各屬晝夜巡防。並勸諭紳民團練保衛，遇有盜賊竊發，總當不分畛域，合力兜擒，不得以業經拏獲多名，稍形鬆懈。其劫案內逸犯必應按名捕獲，盡法懲治，勿留餘孽，致貽後患。

又諭：劉韻珂、徐繼畬奏，遵查夷船自上海起碇後，未至福、厦兩口，業經密飭嚴防，並嘆夷租賃神光寺房屋，現在相機勸諭各等語。夷船已由上海駛回香港，安靜如常，惟防範不容少疏。該督等仍當密飭各海口文武員弁加意巡防，慎勿張皇洩洩。至夷人租住神光寺一事，疊有旨，諭令該督等密籌妥辦。茲據奏稱，講經、行醫兩夷人，現雖同住，而不時爭論，其勢似難久處等語。該督等正可乘勢開導，務令及早遷移，俾各紳士等均無異詞，而民心亦可安帖。總之海疆要地夷費固不可開，而固結民心，實為制夷之本。權其輕重，寬猛兼施。該督等身膺重寄，惟當遵奉前旨，平心籌辦，以衛民生而弭夷患。儻因民夷爭執，激成事端，朕惟該督撫是問。懷之慎之！將此密諭知之。

癸亥，又諭：以雲南布政使張亮基為巡撫。

壬申，又諭：向來各衙門書吏因承辦稟件，往往藉端詐騙，影射婪贓，種種作奸犯科，雖經重懲嚴辦，無如此輩積習相沿，惟利是圖，肆無忌憚。即如刑部現審之書吏陳鴻輒敢寄信外省，任意索詐。此外未經破案者，尚不知凡幾。若不隨時查察，何以儆貪蠹而杜弊端？嗣後著責成各部院堂官嚴飭司員，認真查察。承辦書吏儻有身後辦事，及指騙訛索等情，一露端倪，立即回堂究辦。庶鬼蜮技窮，不致為若輩所蒙蔽也。

《文宗實錄》卷一六 丙子，諭軍機大臣等：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閩浙總督劉韻珂、兩廣總督徐廣縉、山東巡撫陳慶偕等，據刑部奏，審擬民人丁光明赴大學士耆英宅內呈遞稟函一案，已照議將該民人發遣矣。惟該犯供稱，有大西洋國羅馬府人羅類思曾至山東泰安府城外店內住宿，該犯與同教人郭四投往服

役。羅類思在廣東，隨着英辦理夷務有功，後自山東赴上海，修蓋房屋居住。並於二十九年三月間，遣手下人高姓來京探聽，旋即出京等語。著各該督撫密委委員，詳加察訪，有無羅類思及高姓其人，是否在內地居住，何時到過上海及泰安府，逐一查訪明確，據實密奏，毋稍張皇漏洩。

癸亥，湖南首逆李沅發伏法。

壬午，以江蘇布政使陳阡爲江西巡撫。

乙酉，河南巡撫潘鐸奏報秋收分數。報聞。

戊子，諭軍機大臣等：據徐廣縉馳奏，廣西修仁縣城失守，擬親往督辦一摺。廣西賊匪擁入修仁、荔浦兩縣城，旋即退出，踞守青山。復有另股賊匪分援上林、明江、武緣等處。前據鄭祖琛先後馳奏情形，疊經降旨，令其酌調兵勇，剋日殲擒。並諭知徐廣縉帶兵籌餉，馳往會剿。計此時徐廣縉已應行抵粵西，著即與鄭祖琛督率文武，嚴防要隘，激勵紳民，散其裹脅之徒，堵其分竄之路，一鼓作氣，悉數殲除，勿任逃匿蔓延，方爲不負委任。本日又據都察院奏，廣西舉人李宜用、紳士莫子升等各遣抱告呈訴，並生員何可元自行呈控，逆匪橫行各情。並著徐廣縉等按照原呈，及鈔單所開案由姓名，確切查明，指名嚴拏，斷不可稍有迴護。該舉人等原呈並鈔單，均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錄》卷一七 九月壬辰，諭內閣：御史文光奏請飭查禁貪污一摺。據稱直隸易州知州朱家學署內有書吏胡人樅，在該州署外土地祠私立銀櫃，包攬租糧，任意折算錢文，糧銀租銀折錢，俱較市價增昂。該州錢糧本年三月間，降旨蠲免十分之七。該書吏竟敢捏稱梓官經過道路兩旁，三里爲度，按三分蠲免，餘俱照舊催徵。似此蠹吏殃民，該州竟毫無知覺。若不嚴加懲辦，何以除積蠹而重民生，著訥爾經額提集人證，徹底根究。如該州有知情故縱情事，著一併從嚴參辦。至勒折浮收，貽害閭閻，恐他省亦所不免。著各直省督撫隨地隨時嚴查密訪，如有蠹吏貪官，仍行浮收勒折，一經查出，即行參辦，毋得姑息容隱。

諭軍機大臣等：陸建瀛等奏，俄囉斯國李頓北船本年七月二十二日來滬，寄泊海口，行文暎夷領事阿利國，轉求通商。該督等以上海非俄囉斯應至之地，轉飭該道查照成案，諭令回帆。旋於八月十二日起碇，向東南洋面駛去等語。俄囉斯國李頓北船前於道光二十八年曾至上海，亦係由暎夷領事，轉求通商，經李星沅、陸建瀛開導曉諭，起碇出口。今事隔一年，又復重來。是俄囉斯安念未

息，亦難保非暎夷暗中招致。儻此次回帆以後，再來嘗試，該督等惟當堅守定例，飭令回國，並嚴禁內地民人與之交易，以杜事端而免覬覦。將此各諭令知之。

又諭：上年俄囉斯頭人私入邊界，阻攔查邊道路，當由理藩院咨文行知該國，並將咨文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據該國薩納特衙門咨覆，稱接奉咨行後，當即剗交總理迪西錫畢爾邊界之官，令其查明回報，俟該處查來，再行咨覆。並稱必不至因此事有傷和好等語。所有薩納特原文，著鈔給薩迎阿等閱看。現在哈薩克邊外，該國帶兵頭人是否業已撤回，該將軍等仍當隨時密防，相機妥辦，俟庫倫接有續到咨覆，再行飭知，查照辦理。將此各諭令知之。

丙申，又諭：有人奏，廣西巡撫鄭祖琛釀亂欺飾，請嚴覈功罪一摺。據稱廣西盜匪充斥，該撫專務彌縫，迨經參奏查問，覆奏尚涉含混。至失守二城以後，又復將債事員弁奏請革職隨營。其八府紳民，航海叩關。前此豈無見聞，何以不據實陳奏，種種跡近欺罔。著徐廣縉按照所參各款，秉公查覈，據實奏參。前有旨，令該督確查提督閔正鳳縱賊養寇，畏葸無能等情。著即將該提督如何玩誤之處，一併查明嚴參，毋稍瞻徇。

己亥，諭內閣：兵部議奏，萬貢珍條陳練兵弭盜事宜一摺。練兵以火器爲重，弭盜以禁火器爲先。私造私藏，例禁至爲周密。惟地方官平日疏於稽察，浸至編號立冊，視爲具文。即非濱海近山，亦多擅製，甚至不逞之徒收藏日衆，轉滋事端，於緩輯地方，大有關繫。著各省督撫嚴飭所屬，認真查禁。如有私藏私鑄，即照例懲辦，毋得日久生懈。

辛丑，諭內閣：廣西各屬盜匪充斥，前經竄擾修仁、荔浦兩縣，其另股匪徒復又闖入遷江縣城，各地方被其蹂躪，民不聊生，朕甚憫焉。業經降旨，令徐廣縉帶兵馳赴廣西，並起張必祿於四川，調向榮爲廣西提督，會同該撫鄭祖琛迅籌勦辦。並諭知湖廣、貴州各督撫，揀派精兵協助。惟廣東亦有游匪滋擾，現經提督臬司前往勦辦，儻令該督久駐粵西，恐有顧此失彼之虞。朕懷懷南服，民生一日不安，朕心一日不釋。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先經疊次宣召，尚未來京。著即作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馳驛迅赴廣西，會同鄭祖琛、向榮、張必祿督率藩司勞崇光，悉心勦撫。徐廣縉俟林則徐到後，會籌周妥，再回廣東，專辦該省游匪。其未到以前，仍著徐廣縉等認真堵剿，協力籌辦，不得以特派有人，稍存推卸之見。林則徐受皇老簡任重恩，前在雲南辦理漢回軍務，迅速藏事，朕所夙知。著

即星馳就道，蕩平羣醜，綏靖嚴疆，毋違朕命。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

乙卯，論軍機大臣等：徐廣縉、葉名琛奏，遵查夷人情形一摺。夷酋咬啞前求採購臺灣雞籠山煤炭，該督接據照會，即力行斥駁，該酋在粵並未續陳，亦未聞在閩復申前說；其欲換臺灣地方作為港口，現亦並無動靜。惟夷情叵測，於成約之外稍准通融，此端一開，勢必妄生覬覦，昨已諭知劉韻珂豫為籌防。該督撫仍當嚴飭文武，加意防備，持以鎮靜，勿致別生枝節，是為至要。

《文宗實錄》卷一八

丙辰，論軍機大臣等：郡王那木濟勒旺楚克呈報，該郡王於本年八月內啟程赴京，行至翁牛特旗地方，盤獲外夷二人，攜有夷書一本，及喇嘛晒國文憑一紙。已將該夷人轉送熱河都統衙門等語。喇嘛晒遣夷人，私赴內地，意圖傳教，遠至蒙古遊牧地方，實違成約。著惟勤即將該郡王所交喇嘛二人解往直隸，並夷書及鈔錄文憑，一併發交訥爾經額，派員轉解廣東。並咨明徐廣縉，飭交該國領回。並向該夷切實開導，嗣後除五口等處，不准私遣夷人潛赴游奕，致乖成約。

《文宗實錄》卷一九

十月己未，諭內閣：穆騰額等奏，由西藏所屬地方訪有應得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聰慧幼童，請旨歸入金瓶策舉等語。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涅槃已及二載，茲據穆騰額等奏稱，訪得聰慧異常，英靈夙著幼童二名，實屬祥瑞之事，覽奏實深欣慰。著班禪額爾德尼來藏，會同駐藏辦事大臣、達賴喇嘛及伊弟子達喇嘛羅布桑巴勒卓爾等，將此二童之名歸入金瓶，敬謹嗾經，以便定掣呼畢勒罕。

辛酉，諭內閣：御史富興阿奏陳一摺，軍報發遞自應加意嚴密，著兵部查照舊例，慎重加封。傳知各省有驛地方，謹慎接遞，毋得稍有磨損，以致拆動滋弊。如查有何處損渥，及有拆動形跡，一面加封遞往前途，一面稟請該管上司查辦，毋稍玩忽。至所陳軍務改用清文，事涉紛更，著毋庸議。

壬戌，又諭：廣西逆匪連竄數城，疊據徐廣縉、鄭祖琛等馳奏情形，已屢經降旨交該督撫等妥籌迅剿矣。茲復據奏，盜匪擁入遷江縣城肆劫，將該縣及委員等拒傷，旋即退竄等語。與鄭祖琛前奏略同。該匪等肆行劫掠，實堪髮指。亟應厚集兵力，以期剋日殲除。現已降旨，分別飭令鄭祖琛、向榮督飭兵勇，及時追剿。林則徐兼程赴粵，並令程喬采、喬用選等選派將弁，迅將前調雲貴官兵各二千名，管帶馳往。指日大兵雲集，林則徐、張必祿計將先後馳抵軍營，惟兵

貴神速，現在賊勢猖獗已極，林則徐未到以前，不可令在事文武稍存觀望。徐廣縉務須通籌全局，隨時知照鄭祖琛、向榮督飭員弁，防剿兼施。既不可聽其分擾屬境，尤不可任其竄入鄰封。總期截擊兜捕，俾免蔓延，方為萬全之計。

辛未，又諭：陸建瀛奏鹽務新章，試行有效等語。淮南鹽務新章，經陸建瀛督同聯英、劉良駒等埽除積弊。自開局至今五月有餘，已辦過上下兩半奏銷，約十一月內外，淮南全綱可清。合之淮北鹽課協餉，計應共收銀五百餘萬兩，辦理尚屬妥善。陸建瀛、聯英、劉良駒、均著加恩，交部議敘。至楚西兩岸為商販行銷要地，各該督撫務當飭屬一體督銷，毋因新章初立，稍存畛域。如果認真妥辦，日有成效，朕必加以鼓勵。儻藉詞觀望，致令滯銷，責有攸歸，勿謂能逃朕鑒也。

又諭：陸建瀛、傅鍾勛奏，遵查西洋人羅類思曾於道光二十六年前來上海，二十七年九月即駕坐火輪船，望南洋駛去，此後並未重到上海，亦無高姓其人。既據查明，應毋庸議。

壬申，論軍機大臣等：御史姚福增奏，粵東防夷團練章程簡易可行，已著成效，請飭發廣西酌量施行，並鈔錄章程呈覽。上年粵東籌防喉夷，由紳士議行團練，據稱不旬日間，得衆十萬，得餉八十餘萬。是廣東省城團練著有成效。現在該省韶州、廉州及廣西平樂等屬，均有盜匪滋擾，屢經飭令，激勵士民，舉行團練。據鄭祖琛覆奏，現已試行。並據徐廣縉等奏明，已照廣西橫州、博白兩處團練章程，通飭辦理。該御史所奏上年省城章程，與該二省現在情形，諒可仿照變通辦理。著鄭祖琛督同藩司勞崇光悉心酌覈，並俟林則徐到後，會同熟籌妥辦。其廣東韶州等處，並著徐廣縉、葉名琛參酌辦理。總期因地制宜，仿堅壁清野之法，使游匪無從擄掠，閭閻得遂安居。行之既久，必有實效。

《文宗實錄》卷二〇

丙子，又諭：朕聞曉夷強占神光寺，經福州、閩縣、侯官三學生員稟請驅逐。該督將此稟送給夷人閱看，告以城內未便多留，城外都不攔阻，以致夷情益肆，不惟神光寺不肯搬出，更將東門外之鼓山寺、西門外之西禪寺全行霸占，並南門外之銀鑲浦、水部門外之路通橋，強買民房，起造樓屋。甚至五虎門礮臺內，道光二十一年所鑄六千斤大礮，釘塞一尊，南門大樹下嘉慶二十五年所鑄四千五百斤大礮，順治十一年所鑄二千斤大礮釘塞二尊。其時守礮弁兵意存規避，因暗雇打銅匠名旺者，起釘修補。然火門釘壞，實已不堪施放。該督委永春知州王光鏐詣驗，乃以並未釘塞，含糊稟覆。又日有騎馬夷人四處踏勘，口出狂悖之言，鄉民協力驅斥，地方官反出示禁阻。又閩省南臺停泊

火輪船五六隻，向商船每隻索洋銀三百圓，代其護送，往來於閩浙間。又八月間，夷人在南臺中亭街，用鳥槍打傷兩幼孩，衆人向該夷索償。該督委府經歷郭學典以查驗爲名，賄和了事各等情。該督撫身膺疆寄，撫馭之道，豈竟毫無主見，任令滋擾，何以並無一字奏及？其生員等公稟，又何以送給夷人閱看？殊不可解。以上各情節，著劉韻珂、徐繼畬逐一據實覆奏，不准再有迴護。其神光寺所住二夷，究於何時可以搬出，並著隨時奏聞，毋涉含混。

壬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徐廣縉奏，查覆廣西賊匪情形，並遵旨參奏巡撫鄭祖琛各一摺。本日已明降諭旨，將鄭祖琛革職，令林則徐以欽差大臣暫署廣西巡撫事務矣。該大臣現計可以馳抵粵西，所有竄擾修仁等處盜首陳亞潰，業經擒獲正法，其同夥之鄭廷威一犯，尚在稽誅，難保不糾合餘黨，復圖分竄。況該省各郡賊匪尚多，著名頭目，亦必不少，亟宜迅速勦捕。著林則徐專辦廣西勦匪事務，督飭在事文武，務將鄭廷威並各股首匪設法購綫擒獲。庶夥匪易於解散，地方迅就蕩平。

乙酉，頒硃筆，罪穆彰阿、耆英。

丁亥，又諭：徐澤醇奏，查辦地震被災情形一摺。四川西昌縣城鄉一帶於八月初七地震，城垣、衙署、倉庫、監獄概行倒塌，壓斃男婦二萬六百餘名口。覽此情形，深堪憫惻。朕爲天下主，一夫失所，皆朕之過也。著該督迅委賢員確切查勘，按戶給予賑卹。其被災處所，應行蠲緩錢糧之處，迅速查明具奏。甯遠府教授曾習傳、西昌縣教諭滕昂甲，把總吳應貴、蔡福雲，騎尉賈志先、胡祥，外委馬坤、戴文熙同時被壓身死，著照例賜卹。其會理州屬，亦於同日地震，並著該督迅即委員查勘撫恤，據實具奏。餘著照所擬辦理。

《文宗實錄》卷二一 十一月辛卯，諭軍機大臣等：徐廣縉奏，廣西永康州城失守，賊匪竄逸，現飭追勦一摺。廣西逆匪竄入永康州，劫獄放走人犯，殺斃該署州妻女。前據鄭祖琛奏報情形，已有旨，令林則徐等會籌勦辦。茲據徐廣縉奏，該署知州高汝霖據稱先在隴東地方防守，追聞信趕回，賊已入城肆擾。是當時該員並未在城，究竟在隴東所防何匪，因何不知賊匪徑行入城，其城守各武弁有無在城堵守，均未切實稟報。且該匪等志在搶掠，從未占踞城池，該署州所稱親往各圖，勸集團練，四面火攻，賊始遁去等語，難保非逃避於前，裝點於後，以遮飾其失守城池之罪。所有廣西署永康州事即用知州高汝霖暨該州吏目時榮，均著先行革職。現在林則徐計已到粵，見聞較近。著將該署州及該吏目有

無與城守各武弁臨時逃避情事，訪查明確，據實參辦，毋許徇隱。至鄭祖琛咨會徐廣縉，所稱此股賊匪，即係前次擁入明江龍州之匪，何以與前奏太平文武節次攻勦，賊鋒大挫等語，前後情形不符。其賊匪頭目是否與滋擾修仁、荔浦之陳亞潰等同黨分夥，並著林則徐查覈確情，一併奏聞，不可稍涉含混。

乙未，署江西巡撫陸元娘奏：委員防堵粵匪情形。得旨，周玉衡於防堵事宜既爲可靠，即責成該員盡心防堵。如粵匪擾及鄰省，惟周玉衡是問。爾大吏亦難辭咎。

湖南巡撫駱秉章奏，遵旨會同防堵粵匪。得旨，隨時察看情形，速行奏聞，不可玩視。

戊戌，軍機大臣、大學士祁雋藻等奏：遵旨酌擬軍機處章程九條。

庚子，又諭：前任雲貴總督林則徐由翰林府歷外任，疊蒙皇考簡膺疆寄，宣力有年。上年勦辦雲南保山匪徒，調度有方，渥荷恩施，賞加太子太保銜，並賞戴花翎，旋因病請假回籍。朕御極之初，知林則徐平素辦事認真，不避嫌怨，疊經降旨，宣召來京。嗣以廣西匪徒滋事，特授爲欽差大臣，頒給關防，令其速赴軍營勦辦。前據馳奏，已由本籍啟程。方冀迅掃邊氛，以綏南服，茲據徐繼畬馳奏，該大臣沿途勞頓，舊疾復發，於廣東潮州途次遽爾溘逝。念其力疾從戎，歿於王事，覽奏殊深悼惜。林則徐著加恩晉加太子太傅銜，照總督例賜卹。歷任一切處分，悉予開復。應得卹典，該衙門察例具奏。伊子編修林汝舟、文生林聰彝、文童林拱樞均著俟服闋後，由吏部帶領引見，候朕施恩。尋予祭葬，諡文忠。

又諭：廣西左右江各股逆匪情形現尚狡猾，兵貴神速，不容一日疏懈。李星沅、周天爵未抵粵西以前，著勞崇光、向榮、張必祿隨時妥籌堵勦。前調湖南雲貴之兵，計已到齊。該署撫等正可乘機殲捕，迅掃機槍。地方責任綦重，慎勿遷延觀望，致有貽誤。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命前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爲欽差大臣，馳赴廣西，會同署巡撫周天爵、勞崇光、提督向榮、張必祿勦賊。

《文宗實錄》卷二二 丙午，閩浙總督劉韻珂因病解任，調湖廣總督裕泰爲閩浙總督，未到任前，以福建巡撫徐繼畬署理。調雲貴總督程喬采爲湖廣總督，未到任前，以湖北巡撫龔裕署理。以浙江巡撫吳文鎔爲雲貴總督，湖北布政使常大瀛爲浙江巡撫。

己酉，以禮部尚書惠豐暫署兵部尚書。

鳴陳奏四條一摺。州縣爲親民之官，自應各守本任，俾得盡心民事。近日紛紛調署，雖云爲缺擇人，恐不免爲人擇缺。一存調劑之見，便開奔競之風，此種積習，於官方大有關繫。至佐雜微員，遽令署理正印，尤易貽誤地方。著各直省督撫力加整頓，破除積習。凡實缺州縣等官，不得無故調署，亦不得令佐雜濫署正印。其有實係人地相需，必須調署及委署者，務宜各按定例，秉公辦理，毋稍瞻徇，以杜賡緣而肅吏治。

京畿道御史長秀奏請湖南營制，仿照浙江、貴州、廣西三省之例，鎮將以下，就近由巡撫節制。下部議，從之。

辛酉，又諭：吏部奏，尋常捐輸議敘，請酌定限制，以杜冒濫一摺。各省官紳商民急公報效，捐輸銀穀，及捐辦各項工程，該督撫覈實具題，俱准分別給予議敘。乃近年各省尋常捐輸，每將歷年久遠之案，彙請議敘。其間官易數任，稽覈稍疏，難保無蒙混冒濫情弊，自應予以限制。嗣後各省尋常捐輸，著自事竣之日起，統限一年內，由該督撫查明覈實具題。如實有不能依限者，准其咨部，展限一年辦理。如再逾限，即毋庸議。並著吏部，於具題到部之日，趕緊覈辦。奉有諭旨，即咨行該省督撫速飭地方官，按名傳知各該捐生，俾得早邀獎敘，不得任令吏胥人等抑勒稽延，致滋流弊。

乙丑，諭軍機大臣等：劉韻珂、徐繼畬奏，接據琉球國來文，嘆夷咆嘯吟尚未撤回，仍咨兩廣總督查辦等語。【略】著徐廣縉再向叻設法開導，妥爲勸諭，務令將咆嘯吟等及早撤回，免致該國驚擾。又據劉韻珂等奏，有大西洋葡萄牙國黑夷上岸，用刀戮傷民人林舉爲一案。福州並無該國領事官，現已移咨該督，並將兇夷淹波囉、吐哈噠二名，解送廣東等語。夷人領事官住居澳門，著俟解到後，即飭發交該領事官，查照章程，秉公辦理，以符成約。將此諭令知之。

戊辰，又諭：前因有人奏閩省夷情叵測，漸至蔓延，當降旨交徐廣縉逐加訪查，據實奏聞。茲據該督奏稱，閩省督撫但知將就夷人，不思固結百姓，以致夷情愈驕，民心日離。現將發去摺內各情，繕札委員前往確查等語。著徐廣縉於該委員查明稟覆到日，即將閩省實在情形，是否內地奸人爲之勾引，詳細縷陳。至叻酋與閩夷，有無暗通信息之處，著隨時密查具奏。

辛未，又諭：據向榮馳奏，敬陳管見一摺。廣西土匪滋擾，所陳現在辦理情形，不爲無見。該提督自抵粵後，身先士卒，屢立戰功，殊堪嘉尚。至請將現任

陝甘總督琦善飭赴粵西，會同商辦等語。行軍命將，朕心自有權衡，豈容妄參末議，所請著不准行。

以順天府府尹陸應穀爲江西巡撫，未到任前以布政使陸元娘暫署。

《文宗實錄》卷二四 己卯，諭軍機大臣等：榮崇光、向榮馳奏，進剿桂平金田會匪情形一摺。另片奏，勦捕思恩等縣匪犯，及殲擒首匪各等語。廣西桂平縣屬之金田村，有會匪屯聚。經署總兵周鳳岐等督率兵勇，分投防剿，並派副將李殿元等馳往堵禦。該署總兵等宜如何設法布置，奮勇爭先，乃在思旺墟追擊，被賊分股回撲，官兵失利，以致副將大員陣亡，文武員弁被害。雖因賊勢猖獗，亦由調度無方，遂致墮賊術中，深堪憤恨！著李星沅等查明失機文武員弁，據實嚴參。向榮勦辦橫州等處賊匪，屢獲勝仗。現據奏，稱督帶官兵，馳往桂平，督同周鳳岐及在事文武，激勵兵勇，合力兜擒。自當相度地勢，熟審賊情，將此股逆匪剋日殲除。至該匪詭裝壯練，潛入我軍，尤當豫爲設防，勿致售其奸計。所有思恩、羅城及昭平等縣擒捕賊匪多名，均分別從嚴辦理。出力之文武員弁查明保奏，未獲之賊首張晚、要犯鄭廷威等，仍著設法擒捕，無使稽誅。計此時周天爵當已抵粵，該大臣等雖分駐各處，聲息相通，務當共殫心力，運籌決勝，遇有奏報，著該大臣及巡撫、提督等，一併列銜會奏，以歸確實而免紛歧。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三

癸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劉韻珂奏：租住

神光寺二夷，已經理論搬遷各情，當降旨交裕泰確實詳查。茲據徐繼畬覆奏：該二夷以城外難得住處，先搬至道山觀暫住，即將神光寺交還等語。道山觀與積翠寺東畔相連，其去神光寺遠近若干，該撫並未確切指明。且同係福州城內廟宇，若止陽易其名，顛預還就，仍恐紳民不能相安。著裕泰到任後，遵照節次寄諭並徐繼畬現奏各情，逐一訪查，及該二夷應如何曉諭搬移，據實覆奏。至劉韻珂、徐繼畬等，頻年辦理夷務，有無措置失宜及遷延消弭之處，一併詳細密查具奏，毋得稍有不實不盡之處。徐繼畬密片，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錄》卷二四

乙酉，諭內閣：向來每屆年終，各直省督撫於所屬藩

臬道府，出具考語，密封進呈。奉行日久，各省大吏往往視爲具文。本年各省密封考語率多空泛。【略】嗣後，各直省督撫於年終密考，務將各該員賢否實蹟，指出確據，臚列密陳，不得僅以空言含混了事。儻有保舉在先，而該員不能始終奮勉，亦著據實直陳，毋稍迴護。封疆大吏，朕寄以耳目腹心，旌別之公私，即以定勸懲之得失。若考覈不精，名實不副，是上以實求，而下不以實應，安用此虛文

爲耶？

咸豐元年（辛亥、一八五一）

《文宗實錄》卷二五 正月戊子，調兵部尚書裕誠爲戶部尚書，工部尚書特登額爲兵部尚書，以戶部左侍郎阿靈阿爲工部尚書。

己丑，調正白旗滿洲都統惠親王爲鑲黃旗滿洲都統，正白旗漢軍都統薩迎阿爲正白旗滿洲都統，以戶部尚書裕誠兼正白旗漢軍都統，調鑲紅旗漢軍都統桂良爲鑲白旗滿洲都統，以正白旗滿洲副都統阿靈阿爲鑲紅旗漢軍都統。

壬辰，又諭：據李星沅等奏，懇撥軍餉一摺，已諭戶部速議具奏矣。【略】廣西潯州府屬之金田村賊首韋正、洪秀泉等恃衆抗拒，水陸鳴張，自應聚集精兵，全力攻剿，庶期掃穴擒渠，餘匪聞而膽落。該大臣所陳擇急勦辦，自應操有成算，與巡撫提督隨時審度機宜，同心協力，會籌迅勦，朕亦不爲遙制。惟賊情狡譎，難保不揚言大夥所在，而分遣夥匪，襲我之所不備。江河分汊，山徑叢雜，尤須堵截周匝。鄰省毗連扼要處所，均須聲息相通，勿令竄逸。

庚子，又諭：貴州學政翁同書奏陳修水利、練水師二條。農田以畎澮爲先，戎政以海防爲重。水利不常修，則灌溉之區，轉多壅遏；水師不豫練，則巡緝所至，未盡肅清。亟宜實力講求，策類振怠。著直省各督撫於境內應修塘堰障障，認真修復宣蓄，以除害爲興利之要。其沿海地方，務當督率水師將弁，將礮械船隻，加意振新，隨時訓練。俾溝洫治而井里皆豐，島潯安而萑苻悉靖。朕於該大吏有厚望焉。

《文宗實錄》卷二六 乙巳，又諭：李星沅、勞崇光奏，請分局收捐一摺。廣東暫開捐輸，原爲兩省勦匪之用。現在廣西需費較繁，既據奏該省紳民，及外省士商，捐貲助餉，情形踴躍。若必令赴廣東報捐，未免轉增周折。著准其於廣西省城設立分局，就近收捐，查照部行章程妥辦。

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星沅等馳奏各摺件，已分別明降諭旨，均依議行矣。另片奏，縷陳籌勦事宜等語。解散脅從，誠用兵之良策。然須實在鄉愚無知，被賊裹脅者，自宜原其一綫，准予自新。其中詐僞情形，必當確加密察。儻係計圖內應，探我虛實，或爲利所動，暫時投誠，旋即反覆，賞盜之戒，不可不知。據稱辦理可有端倪，想該大臣等確察情形，不至墮賊奸計。且賊匪近來糧草火藥勢將不繼，正當趁此機會，官兵全力攻剿，壯練分段兜擒，以期迅就殄滅。古人用兵，有以多制勝者，亦有以少擊衆者，全在相地度機，用人得當，固不必盡出一轍

也。現在賊匪究有幾股，每股頭目，確係何人，前次奏報均未詳悉開陳，朕心甚爲懸繫。所有前經添調之黔兵一千名，及所請調之廣東潮州兵，均著該大臣迅即分咨飛調會剿。仍當迅速籌辦，毋致老師糜餉，坐失事機。昨據喬用遷奏，訊出粵西盜匪股數，並差探情形一摺，鈔給該大臣等閱看。其所稱賊匪姓名圖章暗號，均著嚴密訪拏，悉數偵獲。該大臣即分咨雲南、貴州、湖南、廣東各鄰省，分飭各交界地方文武，協力同心，互相堵截。如有賊匪竄往，或各該省土匪與粵西賊匪勾結，一經獲訊，得有該匪等股首盜窩真實情形。著各該督撫一面具奏，一面飛咨該大臣等，迅速掩擒，免致遲誤。前諭令查閱正鳳貽誤實在情形，並此外劣蹟，著即據實具奏。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周天爵奏，馳抵粵西，探聞賊匪情形一摺，所論頗爲明晰。並以大黃江一股會匪，地險人衆，亟宜先事戡除。與李星沅等前奏擇要進攻，所見不謀而合。【略】李星沅、向榮謀勇兼施，自必將金田會匪掃穴擒渠。此處辦理得手，則右江各屬股數雖多，自然聞風瓦解，可成摧枯之勢。惟行軍之要，首在臨事而懼，好謀而成。粵西羣盜如毛，豕突鸛張，未可輕視。即使金田奏捷，尚待次第掃除。周天爵懇直樸誠，甚有血性，向榮亦勇敢過人，朕心深所嘉許。但恐過於勇往，所向無前，轉不免輕進疏率之失。李星沅計慮務出萬全，自屬老成持重，但恐過於慎重，又不免遲誤事機，行兵事勢機宜，所爭間不容髮，需遲固屬不可，輕銳尤屬非宜。李星沅既命爲欽差大臣，自宜總領戎行，專司籌辦。而周天爵、向榮各受知遇重恩，務各殫竭智力，相助爲理。現在周天爵甫抵桂林，向榮在潯，李星沅在柳，總須扼要分防，仍復和衷合辦，使三人如一人，協力同心，剛柔互濟，泯意見而杜推諉，於事方有濟。

壬子，諭內閣：翰林院自學士以下，詹事府自庶子以下，著該衙門將現任人員名單開列進呈，按月更換一次。

《咸豐朝籌辦夷務始末》卷四 諭軍機大臣等：據禮部奏稱：琉球國使臣在部呈遞稟函，復以倭夷在彼逗留，懇求開導撤回等語。此事前已疊次降旨，諭敕該大臣向叻酋設法開導，飭令撤回。茲復據該國稟稱：不惟咆噤吟尚未撤回，且屢有倭夷船隻到彼，惡言驚嚇，來去靡常，以致該國日夕憂慮。琉球國臣服天朝，最稱恭順，況該王世子年幼初立，屬令使臣到京具稟，豈能匿之不問。著徐廣縉仍遵前旨，再向叻嚙相機開導，諭令迅將咆噤吟並其妻子人等一律撤回，以免驚擾而恤藩封。琉球使臣原稟，著鈔給閱看。

《文宗實錄》卷二七

二月庚申，又諭：給事中汪元方奏請停增附捐納教職

一摺。教職有考課諸生之責，增附生員學業尚淺，驟令司鐸，不足以示矜式。著即將增附捐教一條永行停止。至前項捐生，已經選補者，應不准其濫膺保薦。其應如何酌定限制之處，著該部議奏。尋奏，增附出身之教職，擬請俟二次六年俸滿，方准保升。其有續經中式舉人副貢者，照例扣滿六年，以知縣保升。從之。

署廣西巡撫周天爵奏請設局，收捐米石，以裕軍儲。從之。

壬戌，又諭：穆騰額等奏，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呼畢勒罕轉世之幼童驗看聖定一摺。上年十二月初九日，據駐藏大臣等會同達賴喇嘛呼徵阿齊圖諾們罕及伊徒達喇嘛等帶領衆喇嘛等，由金瓶掣出番民密瑪爾之子烏金策仁之名，定爲呼畢勒罕達賴喇嘛。當據經理，將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之呼畢勒罕名爲哲布尊阿旺吹濟旺渠車拉嘉木磋德。此事甚屬吉祥，朕心殊深忻悅。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等奏進勦金田，及上龍土司等地方賊匪各一摺。此次進勦金田大股賊匪，雖少有擒獲，弁兵亦有傷亡，急宜厚集兵力，設法兜撿，庶不至勞師糜餉。【略】周天爵前奏調各員內，江蘇候補道周燾朕聞係巡捕出身，專事鑽營，行止貪鄙。又廣東候補千總香山縣武舉章允升於道光二十一年以團練義勇爲名，冒領帑項肥己。當此藉資羣策之時，既經該署撫奏請差遣，朕無不俯允所請。惟人不易知，僱用之不當，轉受欺蒙，恐貽後悔。朕既有所聞，特諭知李星沅、周天爵隨時查訪。如實係得力之員，自不妨舍其所短，用其所長。或喜事食功，無裨實用，斷不可因已經奏調，稍存遷就之見。該大臣等忠君體國，和衷共事，因材器使，自必慎之又慎也。

又諭：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據江蘇蘇松太道麟桂呈遞整飭海口一摺。據稱喫夷經費不足，其技已窮，宜乘此使其自窘，計在杜其取利，用其所忌。如鴉片土獲利最厚，但令無人買食，販賣者不驅自退。該夷商不能獲利，勢必不能久住。請將吸食之犯照例嚴辦，意在懲一儆百，不禁自止。又如夷人最忌粵人，請將福建之興泉永、浙江之甯紹台、江蘇之蘇松太各道缺，皆用廣東籍貫人員，使五口聲氣相通，俾該夷更生畏忌。又如喇嘛專事傳教，習教之人遇與民人爭訟，有在上海主教之趙方濟暗爲庇護，往往使領事官與地方官議論是非，爲結納衆心之計。請嗣後凡遇此等案件，該夷從中阻撓干預，概不准理。則習教之人無可仰藉於該夷，其教不攻而自解等語。該道員既任海疆多年，據情入告，諒必

向該督稟明。所言夷情暨整飭事宜，現在辦理如何，其所稱海口道員，專用粵人，是否更滋流弊，該督體察情形，定有所見，著即據實具奏。如果洞中窺要，足以奪夷之魄，是該員熟悉情形，即責成該員妥爲辦理，以期得力。

《文宗實錄》卷二八

丁丑，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星沅、周天爵奏，廣西省大

兵均駐潯郡，南太各路酌派防勦，並咨會廣東，一體堵拏等語。潯屬金田會匪，勦辦尚未得手，官兵齊集該處。南太二府地居上游，鞭長莫及，盜匪愈形猖獗。現在廣東提督陶煜文帶兵馳勦廉州一帶，若粵西無重兵合勦，勢必北竄蔓延，各股糾結屯聚，益恐難制。前因會匪與盜匪不相聯絡，如果金田匪徒負隅堅拒，一時難以撲滅，而南太盜匪日熾，上游兵力單弱，不免顧此失彼，於大局深爲有礙。兵機操縱變化，不可執一，諒李星沅、周天爵，定能通籌全局，酌量緩急。【略】徐廣緒統轄兩省，亦屬責無旁貸，務當與周天爵、向榮等協力同心，會商合辦。於撥餉調兵，有應彼此通籌之處，均應不分畛域，推誠相與，一以國事爲重，庶幾速殄賊氛。太平等處均有通越南之路，儻賊匪由土屬竄逸，迫近該國，該大臣等應即豫先行文知會越南國王，告以土匪情形，令其自行保衛，以免越境滋擾。至廣西客兵雲集，待餉孔殷，前諭徐廣緒撥廣西軍餉現解十萬兩，務即湊足三十萬兩，速解濟用，勿誤急需。

壬午，江蘇巡撫傅繩勛因病解任，以江甯布政使楊文定爲江蘇巡撫。

丙戌，諭內閣：朕每日御殿，召見內外大小臣工，詢事考言。固以通上下之情，尤當防漏洩之漸。【略】著內務府於乾清宮西階下之西添設板棚一座，嗣後豫備召對之大小臣工，即令在棚內憩息，藉蔽風雨，於挨次召見，亦可不致遲誤。

《文宗實錄》卷二九

三月壬辰，諭內閣：廣西賊匪自蟻聚金田，負隅抵抗，

我師併力定謀，摧堅深入，屢破賊巢，殲其渠首，逆匪已畏鋒逃竄。必當乘此銳氣，前截後追，分堵合勦。現在該省兵勇雲集，鄰省亦協力兜撿，朕瞻懷南服，亟思一鼓蕩平。【略】至軍需糧餉，已命所司寬爲籌撥，源源接濟。惟望捷音疊報，全境迅就肅清。朕必立加懋賞，爾臣民其共勉之。

諭軍機大臣等：

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奏，賊勢狡獪，官兵不敷策遣一摺。

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均經朕特簡，授以重任，深資倚畀，添兵籌餉，無不立允所請，毫無掣肘之處。況金田大股逆匪，已經焚毀賊巢，連獲勝仗。該大臣等勦辦已屬得手，正可乘機兜捕，即各屬報有夥匪，亦宜度地相機，分派員弁督勦，以期全境肅清，何以此次奏請特簡總統將軍來粵督辦？無論命將遠來，必致耽延時

日，且兵將等一聞另有遣將之諭，勢將紛紛觀望，設有貽誤，罪將誰歸？朕於軍旅之事任人勿疑，前經疊次訓勉，亦可見君臣一體之意。即諸臣意見偶有不同，無非因公起見。兵貴神速，聞不容髮，豈可遽思諉卸，坐失事機？李星沅、周天爵、向榮俱著嚴行申飭。該大臣等務當勦力同心，滅此醜類。各屬地方賊情，應如何調派將弁統領，分剿合擊之處，朕亦不為遙制也。昨有人奏，賀縣知縣鶴年因兵民逃散，力不能支，以致自縊。龍州同知王淑元合家被害，武緣縣知縣邵坦吞金自盡。除查明業經賜卹外，其餘各情，仍著該大臣確切查明，奏請議卹。原片著鈔給閱看，將此由四百里各諭令知之。

癸巳，以禮部尚書惠豐暫署兵部尚書。

甲午，諭軍機大臣等：裕泰奏，遵查夷情，並陳阡被參劣蹟，與定海鎮署總兵情形各摺片。據稱神光寺二夷搬入道山觀後，該省士民即無異說，並以觀內居住夷人，已歷多載，彼此相安，懇請從緩辦理。民夷果屬相安，自不宜操之過急。況該夷領事閩那，現既病故，著俟該夷更換新領事到閩後，遵照成約，夷商人等不准在城內居住一條，妥為開導，隨時相機辦理。該領事閩那故後，經該督飭令地方官理論夷目，不得在城內埋葬，控取尚為得體。所有劉韻珂、徐繼畲有無措置失宜之處，著仍遵前旨密查。並據裕瑞、黃贊湯奏，淡水同知史密於前署閩縣及海防同知任內，大不理於紳民之口。劉韻珂到任訪得該員聲名平常，曾經撤其署任，後又屢次保薦，以致招物議。劉韻珂之於史密，前後訪察何以不符，著一併查明據實具奏。周士法署理定海鎮已閱年餘，前已有旨諭令該督即行察看具奏。並據稱提臣善祿，查明該署鎮於此缺尚屬合宜，是否確實。應俟數月後，由該督察訪明確奏聞。至陳阡被參各款，前另有旨交陸建瀛、陸應穀查辦，應俟該督撫奉到後，再降諭旨，將此諭令知之。

乙未，諭軍機大臣等：廣西軍興以來，雖疊獲勝仗，而賊勢狡猾，縱橫皆是。現又添調滇、黔、楚、皖精兵，前往協勦，兵力既厚，需餉孔殷。設使轉運稽時，勦辦必至棘手。前有旨飭部，於江南、江西、湖北、湖南各省籌撥各款銀兩，委員解赴廣西。【略】著陸建瀛、陸應穀、龔裕、駱秉章各將歷次部撥軍餉，已起解者，沿途迅速催趨前行，未起解者，即日派委幹練員弁，星馳解往。各按所撥銀數，分起領運。務須接踵而至，源源接濟。

丙申，命大學士賽尚阿馳往湖南，辦理防堵事宜。鑲黃旗蒙古都統巴清德、鑲白旗滿洲副都統達洪阿隨往協同辦理。

丁酉，頒給大學士賽尚阿欽差大臣關防。

辛丑，賞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鑲黃旗蒙古都統巴清德、鑲白旗滿洲副都統達洪阿緞匹，並從征員弁兵丁銀有差。

《文宗實錄》卷三〇 癸卯，諭內閣：朕因廣西勦匪半載以來，尚未掃除淨盡。誠恐匪黨滋蔓愈多，民生窮蹙益甚。特命大學士賽尚阿及都統巴清德、副都統達洪阿揀帶官兵馳往防堵。楚粵之交，地居扼要，必得重臣駐劄調度，既防竄擾，藉作聲援。當即寄諭李星沅、周天爵、向榮等，不得以特派有人，稍存觀望，仍當督率將士，激勵紳民，協力殲擒，剋期掃蕩。

又諭：前有旨派大學士賽尚阿等酌帶官兵馳往湖南，督辦防堵事宜。旋經賽尚阿等酌派征兵二百名，隨兵四十名，管帶火器，並章京司員等，不日由京分起前進。【略】從前征兵過境，往往包帶客貨，多用民夫，甚至廣占民房，陵辱州縣。種種弊端皆所不免。朕知賽尚阿向來出差，頗能約束。此次分起出都，特諭賽尚阿於最後啟程，著即沿途探訪，留心稽查。儻有滋擾各弊，無論係何人所帶兵役，立即截留，按律懲辦，並將管束不嚴之員，指名參奏，毋稍徇隱。

又諭：昨因賽尚阿出差，特旨將內閣侍讀穆蔭開缺，以五品京堂候補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略】茲據給事中蘇廷魁奏稱，超擢太驟，易啟倖進之門，已不成話。併稱侯賽尚阿回京後，仍令該員回章京當差，黜陟自下，巧為嘗試，尤屬亂道。該給事中入甚端方，此奏似不出其手。但所言尚無大謬，姑置不問。夫軍機大臣本為要任，滿漢兼用，斷不應稍有區別。朕用人行政，一秉大公，從無分於滿漢。穆蔭人亦中材，朕本欲添派滿洲軍機大臣，惟內斷於心，親加選擇。黜陟大柄，朕自持之，非諸臣所可輕議也。用是明白宣示，使知朕意。

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李星沅、周天爵、向榮馳奏，進勦武宣逆匪未能得手情形，並周天爵瀝陳病狀，與向榮會籌勦辦事宜各摺片。賊匪滋蔓日久，股數既多，勢不能旦夕殲殄，自宜妥籌戰守，以冀奏功。

又諭：前有旨，令廣州滿洲副都統烏蘭泰馳驛前往廣西幫辦軍務。

壬子，又諭：廣西勦辦賊匪籌調兵餉，最為先務。除該省陸續動用外，前經李星沅等，奏請飭部撥餉八十萬兩。【略】著再由內務府廣儲司給發內帑銀一百萬兩，作速解赴大營備用。

癸丑，諭內閣：周天爵著賞加總督銜，會同向榮專辦軍務。以順天府府尹鄭鳴鶴為廣西巡撫。

《文宗實錄》卷三一 四月戊午，論軍機大臣等：奕山奏，俄羅斯國懇請於

喀什噶爾貿易，先事籌度，並將德齡函稱礙難三條照繕呈覽一摺。前據該國來咨，派員於今春來赴伊犁，會商貿易章程。現在尚未前來。奕山以該國於哈密克地方，久已收其租稅，用其烏拉，今請於喀什噶爾通商，則路經伊犁西南之哈薩克，接連布魯特，亦必供應烏拉，兼收租稅。所慮極是。德齡所稱礙難三條，亦能計及久遠。俄羅斯前請三處添設貿易，其心本屬叵測。因以近邊民人生計為詞，未便拂其和好。准於伊犁塔爾巴哈台試行，而喀什噶爾則窒礙之處甚多，斷無准行之理。【略】其伊犁、塔爾巴哈台兩處，亦當妥議章程，面面顧到，以期經久無弊。前奏礙難照恰克圖之例，抵賠遺失貨物，此層尤關緊要。如有似此非分干求，即應據理駁斥。

壬戌，又諭：李星沅、周天爵、向榮奏會勦賀縣賊匪，將備遇伏陣亡，並續調黔兵會勦各一摺。另片奏，分勦陸川縣等處賊匪情形，續請籌撥軍餉各等語。覽奏，實深焦灼。【略】李星沅總統軍務，數月以來，未見所辦何事。現派賽尚阿督兵接應，尤不准稍形觀望，致干咎戾。該大臣等縱不自愛，其如吾民塗炭何？言之至此，憤悶殊深。至陸川縣一帶各股賊匪，尤當嚴飭該文武督帶兵勇，分投防剿，勿令凌十八及劉八等與武宣、賀縣大股逆匪合而為一。【略】該省節次請調官兵不下一萬數千名，兩次由部撥餉一百八十萬，昨又特發內帑一百萬。是添兵增餉不為不多，該大臣等宜如何合力同心，謀勇兼施，以期迅速肅清，用副朕望耶！

甲子，諭內閣：前據徐廣縉查奏，廣西巡撫鄭祖琛彌縫粉飾各情，當經降旨，將鄭祖琛革職。【略】茲據李星沅據實查明，並參覈衆論，鄭祖琛於通省文武員弁凡勦捕不力，泄查苟安者，實不能早為參劾，是闔茸無能，皆伊一人作俑。即如閔正鳳、盛筠等之畏葸延誤，鄭祖琛但知見好同官，周旋粉飾。朕察其設心，非第袒護大員，即屬吏亦不敢參劾。似此養癰貽患，以致吾民塗炭，糜餉勞師，僅予罷斥歸田，轉得置身事外，何以挽頹風而儆有位？鄭祖琛著發往新疆效力贖罪，以為封疆大吏玩誤者戒。

丙寅，諭內閣：廣西盜賊橫行，民遭塗炭，推原禍始，總由地方官不得其人，無綏無術，而大吏又不能澄清舉劾，以致養癰成患。【略】其前此失事及庸懦各員，業據李星沅等陸續奏參外，所有守禦得力，及平日治民出色之員，自應秉公奏保，以昭激勸。現據周天爵特舉林士傳以下十餘人臚列勞績，開單具奏。現

當用人之際，周天爵既破格請予獎勵，朕即不難破格給予恩施。各該員承受朕恩，宜如何力圖報稱，益加奮勉。【略】朕實有厚望焉。

辛未，撥江南鹽關銀六十萬兩解赴廣西，以備軍需。

《文宗實錄》卷三一 辛巳，諭內閣：戶部奏請飭定軍需章程等語。廣西各股盜匪滋擾，疊經頒發內帑，並飭撥各省銀兩以濟軍需，兼令附近廣西各省，添防設備。現在辦理糧餉，款項紛繁，必須豫定章程，方足以昭覈實而杜浮濫。著該部即將軍需則例，頒給廣西等省。

又諭：本日據李星沅奏稱，移駐武宣，舊疾增劇，現在醫治。【略】李星沅著即回籍養病，毋庸留駐軍營。所有前頒給李星沅欽差大臣關防，著暫交周天爵收存，俟賽尚阿到日，即由驛遞繳還。

壬午，諭內閣：曾國藩條陳一摺，朕詳加披覽，意在陳善責難，豫防流弊。雖迂腐欠通，言尚可取。【略】所奏除廣西地利兵機，已令查辦外，餘或語涉過激，未能持平，或僅見偏端，拘執太甚。念其志在進言，朕亦不加斥責。

癸未，諭內閣：前任兩江總督李星沅由翰林數歷外任，疊蒙皇考簡畀封圻。

【略】

昨由柳州力疾進駐武宣，正擬親督將士，掃除羣醜。乃甫報病勢增劇，即聞溘逝。披覽遺疏，詞意憂憤，悼惜殊深。【略】著加恩照總督例賜卹。

《文宗實錄》卷三一

五月戊子，又諭：本日據周天爵、烏蘭泰、向榮具奏，

鎮將不受節制。又據周天爵單銜片奏，向榮曲徇其子向繼雄，軍不用命等語。湖南副將博春、和春統帶楚兵，何以時歷三日，並無一戰？向榮屢著戰功，何以周天爵參其曲徇伊子，致失人心？詳閱陳奏各情，皆因統兵大員不和，以致觀望貽誤。周天爵忠直素著，向榮奮勇爭先，人所共知。而近日徐廣縉亦有參該提督諉卸觀望之奏，是否實情？奏定三之心地，朕未深悉。烏蘭泰甫到軍營，無所用其迴護，其所以不和實在情形，自己訪察周知。是否係周天爵不善馭衆，致失兵心，抑係向榮、奏定三等，各有徇私觀望之處，著即查明，據實密陳，毋稍隱飾。並將現查各情，於具奏後，一面迅速知照賽尚阿可也。賽尚阿未到以前，烏蘭泰必能仰體朕意，調和諸將，使之盡釋前嫌，共圖決勝。烏蘭泰朕素知其沈毅，諒必不負委任。況係密旨交查之件，尤不可洩漏。勉之慎之。

庚寅，諭軍機大臣等：周天爵奏編查保甲完竣，並將採取保甲說，開單呈覽一摺。保甲為除暴安良之善法，該署撫刊有保甲章程，以除暴為急務，自不至文

節塞責。惟保甲行於無事之時，團練行於有事之日。現當粵匪未靖，保甲釐奸，團練禦侮，防守之道，兩皆緊要。著周天爵、鄒鳴鶴督飭所屬，實力辦理。俾宵小無自潛蹤，閭閻得以安堵。

丁酉，諭內閣：廣西軍務前已有旨，令烏蘭泰與向榮督率鎮將，相機籌辦。向榮係該省提督，本有節制鎮協之責。烏蘭泰係特旨派令幫辦軍務，所有廣西省鎮將以下，及各省徵調赴勦官弁，均著一併聽其節制。賽尚阿行抵軍營以後，著自巴清德、達洪阿、烏蘭泰、向榮以次，並通省文武，統歸節制，以肅軍紀。

己亥，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奏，遂次接周天爵信，將原函進呈，請添調湖北兵二千名一摺。【略】前奏金田匪衆萬餘，現竄出四千餘人，可見會匪除婦女老弱及裹脅外，人數亦不甚多。總因主帥各執意見，兵將解體，觀望推諉，以致老師糜餉，曠日無功。古人用兵，有以多勝少者，亦有以少勝多者。師克在和，總在統兵大員，善爲調度。若不能駕馭，如楚黔兵將前轍，兵雖多亦何濟耶？賽尚阿到後，事權歸一，自必節制嚴明，激勵將士，信賞必罰，力矯前此漫無紀律之惡習，俾各營將弁兵丁咸奉約束而遵號令，庶克殄除醜類，迅奏膚功。

《文宗實錄》卷三四 乙巳，又諭：周天爵自上年派赴廣西辦理軍務，歷次署理巡撫，秉性忠直，不辭勞勩，朕素所嘉尚。第念其年近八旬，久居瘴癘之鄉，朕心時深眷注。現在賽尚阿已將抵粵，軍營事務統率有人，鄒鳴鶴計日亦可抵任。周天爵著於交卸巡撫篆務後，即行來京。調閩浙總督裕泰爲陝甘總督，以都察院左都御史李芝昌爲閩浙總督。

己酉，以陝西布政使王懿德爲福建巡撫。

壬子，以禮部右侍郎曾國藩兼署刑部左侍郎。

癸丑，又諭：廣西賊匪肆行，節經降旨。飭令通省居民舉行團練，互相保衛。並寄發大學士卓秉恬，錄進龔景瀚所著堅壁清野各議，周天爵亦曾奏及保甲等法。茲復據前任太常寺卿唐鑑奏陳設立民堡，收恤難民二條。該員曾任廣西知府，熟悉該督情形，所論頗爲親切。著鄒鳴鶴按照摺內所擬設堡事宜，【略】妥速辦理。

《文宗實錄》卷三五 六月丙辰，湖南巡撫駱秉章等奏，遵查賊蹤，扼要堵勦。得旨，仍應嚴密防堵，勿令蔓延。馳往協勦之處，不可稍示張皇，致輕進失機。

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賽尚阿奏，馳抵長沙，統籌粵西勦辦事宜一摺。據

稱粵西賊匪以象州爲最鉅。此股勦捕得力，則各股自成破竹之勢，並酌擬激勵鄉團，解散脅從，先行刊發告示，及慎重糧餉等情。所論均合機宜。

庚申，諭內閣：刑部奏，審擬攜帶腰牌滋事及賭博鬪毆人犯一摺。已將太監白三喜、周玉慶均交內務府定擬具奏，餘俱依議行矣。禁門重地理宜嚴肅，是以出入人等，均有腰牌，以憑查驗。其並無差使人役，概不准私行出入。

丙寅，諭內閣：前據周天爵等奏，進勦象州逆匪，大獲勝仗。當經降旨，將烏蘭泰交部從優議敘。茲據烏蘭泰奏稱，五月初九日，梁山村接仗，先已獲勝。次日因威甯鎮兵見賊退縮，以致將弁傷亡，自請治罪等語。此次我兵逼近賊巢，奮勇勦殺，逆匪已大受懲創。雖小有挫衄，究屬罪不掩功。且烏蘭泰尚能轉敗爲勝，所請治罪之處，著無庸議。其前經交部議敘，亦著毋庸註銷。烏蘭泰據實陳奏，具見不欺，若能迅速立功，仍當加以懋賞。

庚午，諭內閣：鄒鳴鶴奏，請鄉試展期一摺。現在廣西軍務未竣，各屬士子或因團練保衛，或因道路梗阻，未能如期應試，自應量加體恤。所有本年恩科廣西文闈鄉試，著展至十月舉行，武闈鄉試著展至來年四月舉行。

諭軍機大臣等：寄諭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據駐勦辦，並添兵防守省城一摺。廣西勦匪，以章正、洪秀泉等入股爲最急。而南、太一帶餘匪未淨，且地方寫遠，深恐鞭長莫及，轉致蔓延。該撫鄒鳴鶴擬請飭派藩司勞崇光分駐南甯、太平扼要處所，並咨商該大臣遴委勇幹將官帶兵會同馳往勦辦，諒已酌量調遣矣。現在續調各路官兵，均可到粵。如何分派合擊，前已有旨，諭令熟籌辦理。

《文宗實錄》卷三六 壬申，又諭：禮部議覆護理浙江巡撫汪本銓題請敕賜祠額一摺。宋臣岳飛精忠大節，炳耀古今。其杭州、湯陰、武昌等處均有祠額表揚，惟嘉興金陀坊祠宇尚無題額。著內閣擬呈祠額字樣，俟朕親定頒賜，以示褒崇而光祀典。尋奏上，賜額曰「顯忠」。

乙亥，諭內閣：本日據賽尚阿奏，六月初四日，馳抵桂林。巴清德、達洪阿亦先後馳到。現在相機勦辦，並繪呈廣西全省地圖，單開賊首名數。所陳覈汰兵勇，申明紀律，多購間諜，解散賊黨，嚴斷接濟，實行團練，使賊無可掠之食，無可竄之路，籌畫均合機宜。該大臣等經朕特簡，畀以重任。到粵之始，即能通籌全局，條理秩然，深慰朕念。著發去黃馬褂二件，大荷包一對，小荷包一對，火鑲一箇，賞給賽尚阿祇領，黃馬褂二件，分賞巴清德、達洪阿祇領。

又諭：據賽尚阿馳奏，密訪湖南會匪情形等語。現在廣西賊氛未靖，湖南

境地毗連，若會匪潛相勾引，所關非細。著程喬采即行馳赴湖南，督同文武大員於要隘處所加意防堵。仍不動聲色，訪查該省會匪實在情形，妥為防備。總期弭患未然，斷不可稍涉張皇，致滋事端。至賽尚阿歷陳湖南吏治之廢弛，民情之浮動，自係確有聞見。該督兼轄兩省，本有應行查辦之責。著即按照所奏各情，亟圖整頓。其應如何察吏安民，激勵化導之處，諒該督必能酌量情形，隨時奏聞辦理也。

又諭：賽尚阿奏，請寬籌軍餉，以備撥用一摺。前經特發內帑銀一百萬兩，又經戶部籌撥銀一百萬兩。嗣據江南奏撥鹽庫銀六十萬兩，昨復據廣東奏撥粵海關稅銀二十萬兩，均解赴廣西軍營應用，計已可敷支發。惟糧餉至要，必當寬為儲備，以免臨事周章。著徐廣縉、葉名琛仍於關稅項下，按季扣存，連前次已經撥解之二十萬兩，統籌備銀一百萬兩，聽候賽尚阿咨撥委解，毋稍遲誤。

丁丑，又諭：寄諭兩江總督陸建瀛、湖廣總督程喬采等，有人奏，河南捻匪肆橫，南陽府屬為尤甚。匪徒結黨數十人，或數百人不等，賊巢甚多。【略】所有湖北、安徽、江蘇等省均與河南毗連，著各該督撫一體飭屬，於交界處所，不分畛域，合力堵緝，毋任此擎彼竄。其湖北省均州等處，現有賊巢更當嚴密搜查，認真懲辦，以期殄絕根株，勿貽後患。儻辦理不能妥速，或致釀成事端，惟該督撫是問。

《文宗實錄》卷三七 七月丙戌，又諭：前據徐廣縉、葉名琛、許乃釗奏南海縣西湖書院暨東莞縣士子因公項命案之嫌，聲言罷考，已降旨暫停考試。茲據該督等奏稱，倡議罷考之人多係刁徒藉端生事，其安分生監，不在其列等語。現在鄉關伊邇，多士有志觀光，未便因一二刁健之徒，致阻良善進身之路。著照所請，所有西湖書院及東莞一縣生監等，俱著准其一體鄉試。其倡議罷考之人，仍著嚴拏究辦，以示勸懲。

欽差大臣大學士賽尚阿奏：報粵匪情形，並請寬期勦辦。得旨，卿之調度甚合機宜，殊堪嘉尚，朕心已深慰矣。俟新兵到齊，從容妥辦。汝之性情稍急，身體須加意保重。至應何處添調，何處防勦，朕亦不為遙制。卿之忠悃，朕鑒之，亦天下所共知者。

戊子，諭內閣：裕泰奏，福建省現辦保甲章程，參酌變通，開單呈覽一摺。保甲為弭盜良法。閩省山海交錯，民貧地瘠，盜賊滋多。現在漳、泉會匪甫經懲治，尤宜力行保甲，以消奸宄而安善良。惟立法尤責得人。若地方官不能實力

辦理，該管上司又不能實力稽查，必致良法徒託空言，且易起胥吏擾累等弊。著季芝昌、王懿德於到任後，按照原擬章程，督飭所屬認真妥辦，務期漸收實效，不至仍前廢弛。儻或始勤終怠，日久視為具文，即著指名嚴參懲辦。

庚寅，又諭：給事中焦友麟奏，吏治因循，亟宜綜覈名實一摺。各省大吏有察吏安民之責，即如緝捕一端，已疊經申諭，力求整頓之方。若如該給事中所奏，近來四川之嘔匪、河南之捻匪、湖南之齊匪、湖北之痞匪以及山東兗沂曹、安徽廬鳳潁地方，匪徒結黨成羣，幾於所在皆有。若不力加撙捕，何以除莠安良？著該督撫等各飭所屬文武，嚴密查拏，以期消患未形，毋得因循坐誤。並著於年終將特旨交辦事件並拏獲盜案，除辦結外，其未完若干案，分晰開單，並將現辦情形具奏，以備查覈。

辛卯，浙江學政吳鍾駿奏稱，甯波府城諸夷雜處，左道易惑。現飭各學教官於鄉鎮中勸立義學，以正人心。報聞。

癸巳，諭軍機大臣等：【略】本日據吳文鎔、張亮基奏，粵西賊匪竄入滇省廣南府境，當經弁兵練勇勦殺多名，餘匪潰散。滇省既有粵匪竄擾，湖南毗連處所，尤為喫重。前有旨令程喬采馳往湖南防勦。著即會同該撫嚴飭地方文武，於楚粵交界要隘，分投防堵，不得以兩粵逸匪距境稍遠，遂形疏懈。儻防堵不嚴，致賊匪乘間竄入楚境，句結蔓延，惟該督撫是問。

《文宗實錄》卷三八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有人奏，湖南衡、永、寶三府，郴、桂兩州，以及長沙府之安化、湘潭、瀏陽等縣教匪充斥，有紅簿教、黑簿教、結草教、斬草教、捆柴教等名目。每教分溫良恭儉讓五字號，每號總領數百人至數千人。又有齋匪名曰青教，皆以四川峨嵋山會首萬雲龍為總頭目。所居之處有忠義堂名號，其傳徒皆用度牒，蓋以圖記，聲氣聯絡。往來各處皆供給銀錢飯食，每月按三六九期赴會。【略】又據片奏，該匪傳教惑人，有《性命圭旨》，及《水滸傳》兩書，湖南各處坊肆皆刊刻售賣，蠱惑愚民，莫此為甚。併著該督撫督飭地方官嚴行查禁，將書板盡行銷燬。仍當嚴飭各屬，勿令吏胥藉端滋擾。

丙午，又諭：前因兩江總督陸建瀛奏請崇正學以黜邪教。當經降旨，飭令各省地方課士授徒，均以御纂《性理精義》、《聖諭廣訓》為講習之本。良由士為民倡，士習端則民風自歸淳正。

己酉，諭軍機大臣等：賽尚阿奏進攻新墟詳細情形，並提督向榮攻擊豬仔峽，得獲勝仗，另單奏各路勦匪情形。披覽均悉。紫荊山大股逆匪，經官兵四面